

有一个故事，放在心里很久很久，好像再不说出口，就要发酵。最后酿成那酒杯里清澈香甜的苦涩，一杯一杯，无言下肚，喝的人醉得通红了脸。这样的故事，你不想听，要不要听。

半夏香樟

童樱珞／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Fujian Education & Culture Press
福建教育出版社

半夏香樟

童璎珞/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夏香樟/童璎珞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334-7190-3

I. ①半… II. ①童…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7944 号

Banxia Xiangzhang

半夏香樟

童璎珞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 151 号 邮编: 350082)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73 千字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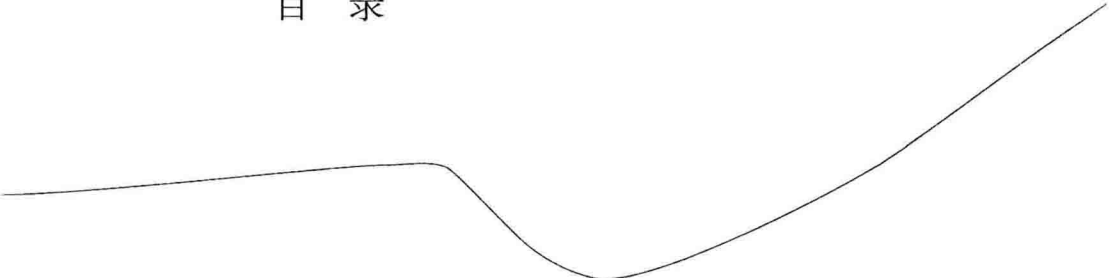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190-3

定价 33.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十六岁

55 第二章 距离与陪伴

99 第三章 坦白

143 第四章 是否还能重来

179 第五章 如果剧情可以反转

213 第六章 半夏，这样的你我

245 后记

第一章

十六岁

前奏

有一个故事，放在心里很久很久，好像再不说出口，就要发酵。最后酿成那酒杯里清澈香甜的苦涩，一杯一杯，无言下肚，喝的人醉得通红了脸。这样的故事，你想不想听，要不要听？

她倚靠在白色的窗台边，深邃的瞳孔，看不清目视的方向。水绿色长裙衬托出姣好的身材，安静的模样，仿佛走近那幅无法诉说的18世纪油画。窗外广场的白鸽，恰好在她的目视里，一群群，扑腾而起。

“哇……”她抬起头，看着俏皮的白鸽。

转过头，她浅浅，微笑。轻轻，比蜻蜓点水还要温柔地眨眼，伴随着嘴角微微上扬，毫不掩饰的甜蜜。

这样的她，在他们散发着香樟清香，环绕着吉他清奏的青春记忆里，停留很久。

很久很久都没有想起你们了，甚至你们的名字，关于你们的一切，可是看到路上那些孩子们，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语气，想起你们。从一点一点，到很多很多。我知道，有一天你有你的新生活，我也有我的新感情，我们最后想起对方的时候，或许也就只剩下曾经罢了。我猜你也会在一些时候想起我，然后又忘记，就像现在的我一样。不要急，很快，我们就会淡忘，从一点点，到很多很多。时间会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学。

——To 青春里受过伤的我们

下午三点，阳光透过斑驳的玻璃，射在课桌上的角度是三十度。九月末，又到了穿外套嫌热，穿短袖嫌冷的时候。班级里总是有穿长袖的偷偷嘲笑穿短袖的，穿短袖的偷偷嘀咕穿长袖的，叽叽喳喳闹成一团。

沈斌趴在桌上，呆呆望着窗外，放空很久，让人以为是睁着眼睡过去了。突然，他怔怔坐起来，转过头问身后的惘离：“苏惘离，你喜欢什么时候？清晨，中午，深夜，三选一。”“沙沙沙”，笔触碰纸的声音，充斥着两人二十厘米的前后距离。没人回答，沈斌识相地转回头。

“深夜……”身后的她轻轻说。

惘离喜欢沈斌，像小孩子幼稚地喜欢动画人物，那样单纯的而没有一点杂质的喜欢，从小学开始。那时候，惘离有一本最爱的杂志——《少年文艺》，每期的背后都有电影插图。那个月的插图上有个男孩，坏坏又灿烂的笑，和那天茂盛的香樟树下遇见的沈斌一样。直到今天，惘离还是会常常看着香樟沉默，沉默着沉默着就想笑。

千千万万的人出现在这个世界，又消失不见，那叫过客。惘离以为沈斌也是这千万过客中的一个，留下了微笑，然后离开的过客。她甚至不会想起他，走过这个世界的人那么多，记不清的脸也太多。然后，淡淡的清香在脑海里徘徊，像香樟树一样没有变化的生活，继续着。

沈斌，有时候我看到香樟树还是会突然想起你，如果我们停留在幼时，如果我没有在滚烫的岁月里遇见你，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

——惘离，2011

高中报到那天，惘离走进教室。环顾四周，记忆好像从深海中被捞起，闪着琉璃般的亮光。那天，惘离知道他的名字叫沈斌。那年九月的阳光，散发着夏天的味道，把沈斌照得很亮，叫惘离睁不开眼。直到现在，惘离还觉

得穿白色 T 恤的男生最帅，因为那天的沈斌就是这样的装束，和身边的男生谈笑着。和幼时一模一样的清澈，让人一眼就可以辨析出，是他啊，真的，是他啊。

班级男生很多，按身高来，要是全坐在后面恐怕每节课都得分出两个班来，老师牌女子课堂，小灶牌男子课堂。既然不能都坐在后面，总有几个“幸运儿”要扎在女生堆里。这一切好像命运，沈斌坐在自己前面，起初惘离是这样想的。可是，除了普通的递本子交作业，两人基本没有任何交集。哪有什么“命运”，不过是偶然中的偶然。他，不过是路过她生命两次的过客罢了。

偷懒的值日生胡乱涂抹着玻璃窗，留下点点水渍。阳光就这么肆意穿过，照着沈斌的脸，惘离盯着他埋在两臂间的脸看了好久，他微微眨了眨眼。惘离突然惊醒，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行为有多无礼，像个被偷看了心思的孩子一样，脸发红。握着手里的笔，却不知道要答哪道题。第一次，他第一次找她聊天，“苏惘离，你喜欢什么时候？清晨，中午，深夜，三选一。”

笔在草稿本上乱画，发出“沙沙沙”的声响，余光望见沈斌转回了头，惘离假装没听到，想这样蒙混过去。该回答什么，要用怎样的声量，要用怎样的语气，要用怎样的停顿，要怎么说，她不知道。

停留了好久的空隙里，“嗯？你听见了吗？”他背着脸，伸过手，敲敲惘离的课桌。

怕他看见自己通红的脸，惘离随口回答“深夜……”

十六岁的沈斌惊喜的眼神，转过头望着脸颊微烫的惘离，“原来我们一样啊！”

沈斌索性对着惘离坐下，“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蓝色和灰色。”

“喜欢什么天气？”

“阴天，嗯，或者雨天……”

多年后，惘离对沈斌说，“其实我喜欢明亮的颜色，喜欢晴天，只是觉得你会喜欢蓝色灰色，你会喜欢阴雨天才那样说的。”沈斌带着叫人捉摸不透的微笑，摸了摸她的脑袋，“我知道。”

那次谈话后，不知不觉，也不知道是不是惘离的错觉，他们之间，好像亲近了些。沈斌会把惘离的作业本在第几本数好，传下去时说“第三本”“第二

本”让她毫不费力就拿到了自己的作业；沈斌偶尔会把惘离的物化作业看一遍，把错的地方用他的理解做好标记；惘离偶尔也会把自己课外补习的英语试卷多印一份给沈斌……

活动课，大家在教室自习。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趁沈斌不在，一群女生拿着他的草稿本围凑在一起。“咳咳咳”，坐在门口的女生打着暗号，大家马上把本子一扔扔回了桌上。惘离抬头看着满脸汗珠的沈斌，偷偷笑了，这个男孩，还不知道自己被多少女孩喜欢吧，真是笨蛋啊。“笨蛋啊……”不自觉说出了声，惘离捂着嘴，慌忙低下头。

“苏惘离，你说什么？”沈斌擦着汗，转过头偷笑。

那天晚自习，惘离想了好久还是没忍住，用笔戳了戳沈斌的后背，递过纸条，“借一下你的草稿本，我没草稿纸了。”刚把纸递过去，惘离就后悔了，这算什么烂借口啊。还好沈斌没发现，乖乖把草稿本递了过来。惘离一页一页翻，看到歪歪扭扭的几行字，“橘子味汽水，满身刺刺猬，谁能给他无所畏惧的拥抱”“死亡是一场美丽的宴会，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勇气赴会”“我想做我自己的王，在一片干净的土地上，沉睡……”

突然觉得很陌生，这些话，真的是坐在自己前面的这个大男孩写的么？惘离变得好奇起来，虽然没学过法律，再这样下去大概就可以判个侵犯隐私权之类的了。惘离拿起笔，这么乱的草稿本，多几个字，他应该不会发现吧。

“你淡淡的一笔忧伤，我却用整个世纪衡量”，惘离，谢谢你，在我灰色的年少时光，射进一米阳光。

——沈斌，2003

第二天，沈斌拿了本本子放在惘离桌上，贴了张便签，“要写就写在这本上吧，不要在草稿本上写，找了好久。”

沈斌看着惘离，直到她不禁红了脸，低下头，心里默默念着，原来他还是发现了。那本本子，逐渐成了无趣的高中里，两人之间唯一有趣的秘密。每天轻轻打开它的惘离，总有种莫名的紧张和悸动。真像不真实的梦，无数次，这句话在她心里翻滚着。

十五六岁的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浪漫，又好像做什么都浪漫。就算简简单单的“对不起”和“谢谢”，甜蜜都可以从嘴角溢出来，止不住的笑意。

惘离交到了第一个闺蜜，李婉，走读生，家里嫌学校的饭菜太没营养了，连午饭也回家吃的“壕”。惘离感冒的那几天，李婉每天中午都带梨给她，革命的友情总是从伤病开始的。惘离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缘分，两人竟成为铁姐妹。

惘离，后来的你一直问我为什么高一开学的时候会和你做朋友。我不敢告诉你我的答案，大概是因为他吧，因为你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现在的我还是不爱说话，还是习惯独来独往，这里没有我们爱的茂盛的香樟树，相比他，我常常会想起你，你呢？

——李婉，2006

“鱼，我所欲也”怎么背也背不完的语文，“双曲线，椭圆，圆”怎么搞也搞不懂的数学，“定语从句、宾语从句”怎么想也想不清的英语。在中文、阿拉伯文、英文强大的怀抱中求生存的惘离不常去操场，高中的数理化把她搞得头昏脑涨的，整体排名勉强在题海战术下才保持稳定。

已是深秋，操场边的树已经黄了叶，路两旁的香樟还是葱茏，天很蓝，躺在塑胶跑道上，闻着深秋的气味，凉凉的。李婉低头轻轻附在惘离耳边：“你说，穿淡粉色衣服的男生，是不是很帅？”惘离坐起身子，看到那天的沈斌，淡粉色的衬衫，“没觉得。”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话。

惘离趴在桌上，盯着作业看好久，莫名的乏力感。拼命考进了一中，身边的人在她看来都像天才一样，睡觉、玩手机，自己却要那么努力才可以挤进年级前三十，女娲确定在造人的前一天睡饱了么？

“苏惘离，你今天吃错药了吗？不在做作业在睡觉？”沈斌不自觉摸了摸惘离的头，放下手的时候才觉得刚才的动作好像太过亲昵了，连忙转过身做自己的事，还好没有谁发现。

“嗯，吃错药了。你怎么能穿粉色衬衫？粉色是女生的颜色，你知不知道的啊？”惘离不知道哪儿来的气。看着沈斌一脸呆滞，估计吓傻了，惘离倒有些抱歉。

刺猬，印象里，好像那天之后，你再也没有穿过粉色的衣服，甚至那年我买了粉色的耳套给你，你还大吵大闹“这是女生用的吧”，像个孩子，傻傻的。

——惘离，2008

周练，惘离头疼了一晚，第二天起来还发现自己生理期，雪上加霜。食堂的早餐真是惨不忍睹，胡乱吃了点就回了教室。从高一开始，每场考试都是高考全仿真，一中的特色，也有人说这是一中每年高考上线率全省领先的关键。尽管每年这个政策都被学子暗地里骂了千万遍，校领导丝毫没有要撤销的意思，况且政策的背后还有强大的家长后援团。

依旧老样子，做完物理，惘离直接无力。身边的人都在说简单，惘离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连班里垫底老将徐登也夸海口说自己可以摆脱倒一了，自己却做得那么不顺手，这次算是完了。

忐忑了几天，分数还是下来了。惘离没有拿到试卷，老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看到鲜红的那几个字，惘离的泪珠突然落了下来。从小到大都没有考过不及格，这次算是“新突破”了。老师安慰的话千篇一律，不过是什么“下次努力，这次不够细心，多做些习题巩固一下，相信自己”。惘离回到教室，没说话，把头埋在了手臂里。

评讲试卷时，沈斌传来一张纸条，“如果看着自己的试卷不好受，要不要把我的试卷借你？”惘离没回答，肿着眼，盯着黑板，老师黑板上的字，被眼泪模糊了。

惘离，看着红着眼的你，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什么。

——沈斌，2002

学校义卖。惘离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操场上的人倒是来来往往很多，摊子也各式各样，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惘离跟着李婉闲

逛，也没干点什么，觉得还不如回教室做作业。

沈斌回来时拿着个小盒子，什么话也不说，藏在课桌里。几次回头看看惘离，又转过去，终于熬到晚自习快结束时熬不住了。木讷地转过头，把一个小挂件塞在惘离的笔袋里，停顿了好几次，终于把话连了起来：“我……嗯……这个……借给你。”惘离拿出一看，又往盒子一瞄，好像是情侣挂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用嘲笑的语气说：“那什么时候还啊？”沈斌突然也不知所措，涨红了脸，转过头去。

大家盼着的元旦假期终于来了。早自习前，沈斌把他们的本子递给惘离，犹犹豫豫的样子很奇怪。上午的课很紧，惘离也没时间看。中午，沈斌突然对惘离说：“把本子给我一下吧，我改几个字。”

惘离觉得奇怪，他的话倒是勾起了她的好奇心，俏皮地说：“我已经看过了啊！”沈斌的脸色马上变了，急忙转过头不说话。

傍晚回到家后，惘离打开本子，“我好像喜欢你，苏惘离。”

刺猬，每当香樟换叶的季节，我总会想起那天，你写的“喜欢你”，你说那时的我们是不是很幼稚，幼稚得叫人心疼。

——惘离，2015

3

学校生活依旧，无底的作业，无限的考试。叽叽喳喳的女生，吵吵闹闹的男生，不用充电永远精力十足的班主任，像幽魂一样总在楼道里抓小情侣的领导，永远没有歌声的升旗仪式，娃娃音的主持人，冬日里寒风凛冽的跑操。

惘离最讨厌的体育考试又要开始了。李婉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证明书，赤（bu）裸（yao）裸（lian）地写着“哮喘不宜长跑”，李婉满脸“抱歉”，“这回惘离你就孤军奋战一次吧，我不行了，下次请你吃东西。”惘离满脸“嫌弃”：“李婉你就这样好了，我又要倒数第一了，你要是敢笑我，我就打你。”

天晓得是哪儿来和长跑的孽缘，再不好的天气，一到八百米那天就放晴。初中三年，年年惘离都有新突破，从三分末，到四分多，当然，稳坐第一，倒数第一。每次想到要在塑胶跑道上闻自己的血腥味，就让人头皮发麻。又要倒数第一了，真是要丢脸丢到异次空间了。惘离挠着脑袋一阵不情不愿嘟囔。

男生先跑一千米，听着身边的女生的加油呐喊声，惘离心里更烦。自身都难保了还给别人加油？自己才没这闲工夫，还是静坐一会儿吧。越是静坐，心跳越是加速，有时候惘离都怀疑自己是爱上八百米了，每次跑八百米都有小鹿乱撞的感觉。老师在终点喊着“三分四十”“三分五十三”“四分零六”，要不要这样，跑一千米的比跑八百米的花的时间还短，听到沈斌跑了三分五十八，惘离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真丢脸。

老师一声口哨下，惘离这体育零智商的弱智生，已经落后零点一秒了。半圈就已经奠定了倒数第一的基础，正在向创新纪录努力。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大，感到凉气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血腥味马上涌上来。跑完一圈的时候，惘离和第一名已经差了半个操场，看到一旁的李婉悠闲地喝着水，惘离真想死之前一手掐死这可恶的家伙。还剩半圈，半走半跑，结束后被老师训了半天。沈斌在球场上看着惘离，这家伙是该多些运动了。

惘离没吃午饭，实在太累了，李婉留下一句“拜拜”就跑回家吃午饭了。

睁眼，一双手在眼睛前面，惘离吓得“啊”一声。沈斌一脸尴尬：“你叫什么呀？”惘离这才环顾四周，大家都在午休，还好没有叫得太响。“你干嘛啊？”惘离皱紧了眉头，埋怨地拍走沈斌的手，“差点大家都醒了。”

“叫的人明明是你好不好，”沈斌转过头，“我只是怕太阳光太强了，你睡不着。”

惘离耳根微微发烫，这样亲密的动作，好像不太合适。

想到元旦放假那天沈斌的字，惘离发呆。他是没看懂么？“以后再说吧。”明明很清楚啊！惘离还算是个保守的孩子，即使喜欢也不想表现得太明白。再说高中三年，哪有时间来谈个恋爱，自己的物理化学都要升天了，还是好好读书比较靠谱。

毕业后，惘离曾问沈斌为什么会喜欢自己，沈斌只是说，就是觉得你挺特别的，坚强又脆弱的样子。

一个学期在大家的努力中，终于混过去了。短暂的寒假终于收入囊中。

沈斌只觉得寒假空虚无聊，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整天浑浑噩噩的，作业

早就做完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倒是总被老妈说无精打采，像生病了一样。惘离还好，趁着寒假想把物理化学赶紧补一补，就自己买了几本辅导书复习复习。

寒假某天，惘离家中的座机响了。“小离，有同学找你，说有什么综合实践。”惘离妈妈朝着惘离的房间喊。惘离觉得奇怪，老师没有说有什么综合实践课程，再说这里也没什么同学和自己一个镇，自己也没把电话告诉过谁啊。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惘离惊讶：“李婉，你干嘛？”

三十分钟后，惘离到了镇中心。李婉无奈地看着惘离：“不是我，他找你，还好他付了车费、电话费，还说包吃，不然我可不来。”惘离这才记起，李婉和沈斌是一个镇上的。

惘离，沈斌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以为是找我。后来才知道，他打听了好久你的电话。怎么说呢，沈斌在初中时搬到我们镇上，我和他初中就是同学。你可能不知道，我初二开始就喜欢他了。我只是羡慕你，就只是，羡慕，而已。

——李婉，2003

惘离望见李婉身后，慢慢走向自己的沈斌，不自觉地笑了。

4

惘离回家时，已经六点。父母以为是和同学出去社会实践，也没多问什么。结束了和父母的饭后聊天，惘离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黄色的灯光照在作业本上，什么速度、速率、向心加速度，纸上排列组合的数字，对今晚的惘离来说，失去了往日的意义。右手握着笔，左手撑着脑袋，发呆。想起白天的事，惘离对着窗外的路灯傻笑。

李婉站在惘离和沈斌中间，半嘲笑地说：“什么呀，情侣装啊？”两人这才朝对方望了一眼，好像是。惘离眼中的沈斌，黑色围巾，卡其色棉袄，牛

仔裤，运动鞋，深蓝双肩包，干净利落的短发。沈斌眼中的惘离，深蓝色围巾，卡其色棉袄，雪地靴，黑色双肩包，简单的马尾。

“他（她）学我的。”两人异口同声。

“你什么时候换的衣服？”沈斌问。

“出来之前啊。”惘离没搞清楚他想说什么。

“我比你早，我两个小时前就换好衣服了。”

惘离只能对此无语。

李婉半调侃似的，快步离开他们俩：“你们慢慢打情骂俏去吧！”直到惘离追上去拉着她不放手才作罢。

惘离不过住在小镇上，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倒是有个图书馆，三个人的作业都没做完，结果“2+1”约会变成了三人做作业之旅。空荡荡的图书馆没有声音，四周的窗户投进冬日暖心的阳光，照在整齐排布的书上，散发着旧书的香味，阳光太透明，连空气中的浮尘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多走过学生时代的人，把图书馆比作初恋的孕育地，甜蜜的，羞涩的。从前惘离觉得这是多么荒诞的比喻，现在却觉得，枯燥的自习室，原来也可以像刚出炉的面包那样，烫烫的，香香的，暖暖的。

我开始喜欢上图书馆，开始时不时来这里坐坐，这样的习惯到现在都没有改掉。常常选一本书，一不小心就坐了一个下午。想起那时的我们，没有疼痛，没有埋怨，没有泪珠，只有像你喜欢的土司刚出炉时那种淡淡的香味，让人愉悦。

——惘离，2013

想起来到现在都没喝过水，惘离下楼帮忙买水。李婉怕和沈斌在一起尴尬，也想帮忙，被拒绝了。

“你，是不是喜欢苏惘离？”李婉直来直去。

“怎么这样问？”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她有说过什么吗？”

“没有，我也只是问问而已。”李婉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确定些什么，明明他们两个脸上写着互相喜欢两个字，还是想要确定一遍。李婉甚至觉得自己一定是傻了才问这样没营养的问题，最后只好说：“你想问惘离什么，可以告诉我，我帮你问。”

“那就谢谢了。” 沈斌看到捧着水走上来的惘离，“她回来了。”

惘离，那天沈斌看着你的样子，是我认识他起，他最认真又幸福的表情。

——李婉，2003

接近傍晚， 三个人在镇上唯一的肯德基吃了点东西。 坐着， 互相无语， 只有周围嘈杂的人群声。 惘离也不好意思和沈斌说话， 只和李婉说些有的没的， 偶尔沈斌插几句。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情形简直就是三个哑巴面对面， 而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这样， 好像也是一种幸福。

那天晚上， 三个人， 都没睡着。

寒假掐头去尾也就二十天， 走亲访友， 一眨眼就过了。 从前惘离很讨厌开学， 早起的铃声， 一大堆的试卷， 比例假还准时的排名， 这次却期待着开学。

报到那天， 座位表换了， 惘离虽然有点失落， 也不好意思表现出什么。 听李婉说， 沈斌几次找老师说想换座位都被拒绝了。 然后，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去说那个然后， 惘离把头没在双臂间， 湿漉漉的空气。

2003 年， 对全世界来说， 有一件大事， 非典。

高中的他们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特别是像惘离这样的住宿生， 无手机， 无电脑， 无电视， 直到学校红色横幅上写着“众志成城， 抗击非典； 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 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最近有个叫“SARS” 的玩意儿好像闹得挺热门。

三月末， 天气开始热起来。 窗外的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在碧绿的香樟上， 亮闪闪的春光， 可爱得让人想抓一把来放在口袋里。 不再像冬天那样让人看着窗外的灰色都冷得打颤， 敬畏地不敢出门， 暖暖的温度里满是想出校门的心思。 2003 年， 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做。

刚开始大家以为只是每年春天都会有的疫病而已， 过段时间就没事了。 可是学校里也查得越来越严， 直到妈妈也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她， 让她最近注意点， 不要到处乱跑， 不要冷到热到， 惘离这才觉得这次的疫情好像不一般。

每天早晚都有人来教室消毒， 有时候早自习前还要量体温， 路上走着的时候， 都看不见谁和谁的脸， 大家都埋在了口罩里。 好像谁摘下来了就立马会被